

XINSHIQI
WENYILUNWENXUANJI

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编

新时期文艺论文选集



新时期文艺论文选集

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编

上海文艺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82193

193

责任编辑：张有煌
封面设计：乐秀镐

新 时 期 文 艺 论 文 选 集

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 海 绍 兴 路 7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祝桥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9.625 插页 2 字数 656,000

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300 册

书号：10078·3712 定价：5.10元

目 录

DC41.61

第一辑

- 关于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学艺术问题 周 扬(3)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在广东省文学创作
座谈会上的讲话
- 对当前文艺工作的几点看法 贺敬之(32)
关于总结三十年文艺问题 陈荒煤(57)
总结经验 奋勇前进 林默涵(84)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四日在广东省
文学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 作家要有勇气，文艺要有法制 巴 金(108)
写“中间人物”主张的再评价 狄遐水(111)
关于“写阴暗面”和“干预生活” 刘宾雁(128) ✓
文艺·政治·人民 王若水(145) ✓
生活·倾向·辩证法和文学 王 蒙(154)
从两个剧本看文艺的真实性和倾向性 陈 涌(168)
论《苦恋》的错误倾向 唐 因 唐达成(178)
春天里的一股冷风 王若望(192)

- 评《“歌德”与“缺德”》
论文艺批评的美学标准 刘再复(200)

第二辑

- 漫谈文艺创作 茅盾(247)
发展百花齐放的新局面 张光年(266)
——在全国优秀中篇小说、报告文学、新诗评选
发奖大会上的开幕词
对于文学创作的一个回顾和展望 冯牧(273)
——兼谈革命作家的庄严职责
现实主义精神和多样的创作方法 邹平(293)
现实主义——新时期文学的主潮 何西来(306)
学习与思索 秦兆阳(346)
——读二十五个得奖短篇札记(摘录)
伤痕与《伤痕》 王朝闻(371)
人生的道路 洁汎(379)
——评周克芹的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李自成》初探 严家炎(394)
一卷当代农村的社会风俗画 雷达(442)
——略论《芙蓉镇》
人类向上精神的一种闪灼 沙均(457)
——试论《人到中年》的现实主义力量
“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 阎纲(498)
——读《犯人李铜钟的故事》
军事题材文学创作的新突破 陈骏涛(512)
——评《西线轶事》

- 立体的和交叉的 蒋孔阳(518)
 　　——读刘心武《立体交叉桥》有感
- 农村题材小说的再评价问题 张 钟(533)
- 心灵深处流出的歌 曾镇南(547)
 　　——王蒙短篇小说漫谈之一
- 独树一帜 谢永旺(557)
 　　——评高晓声的小说
- △关于张洁作品的断想 黄秋耘(570)
- 净化人的心灵 李子云(576)
 　　——读《宗璞小说、散文选》
- 张弦的圆圈 吴 亮(586)
 　　——评《回黄转绿》和《银杏树》
- “雯雯”的情绪天地 程德培(596)
 　　——读王安忆的短篇近作
- 鸟瞰春潮起涨 刘剑青(608)
 　　——略评一九七七—一九八〇年获奖的
报告文学作品
- 人间要好诗 邵燕祥(628)
 　　——我对当前新诗一些问题的看法
- 和新中国一起歌唱 谢 冕(666)
 　　——建国三十年诗歌创作的简单回顾
- 关于朦胧诗及其他 黄药眠(702)

第三辑

- 推陈出新十题 刘厚生(719)
- 戏曲改革也要解放思想 郭汉城(743)

十七年话剧战线的“左”倾顽症	曲六乙(754)
从生活出发	朱 素(776)
——评话剧《丹心谱》	
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	夏 衍(792)
——祝《电影艺术》复刊并从中国电影的过去展望将来	
电影文学断想	钟惦棐(800)
重大的突破和明显的局限	艺 军(834)
——评影片《西安事变》	
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	张暖忻 李 陀(852)
土土洋洋 洋洋土土	吴冠中(879)
——油画民族化杂谈	
再论“牡丹好，丁香也好”	何 溶(887)
音乐的抒情性与时代性	李焕之(901)
当前音乐生活中的几个问题	赵 汎(916)
试论舞蹈艺术的多样化	吴晓邦(925)
舞剧《丝路花雨》的艺术成就	叶 宁(933)
编后记	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940)

第一辑

关于社会主义新时期 文学艺术问题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在广东省文学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周 扬

这次广东召开文学创作座谈会，感谢同志们盛情地邀请我来参加。我预祝广东的文艺工作取得新的更多的成就。同志们要我讲话，现在就讲一点意见，请大家指教。

我谈谈下面这样几个问题。

一 社会主义新时期文学艺术的任务

党中央提出了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总任务，现在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把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宏伟的任务。这是经济、技术领域的一场大革命，也是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领域的一场大革命。

我们的文学艺术工作怎样才能适应这种形势，并把我们工作的着重点也转移到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建设上来呢？我们的

文艺怎样去反映新时期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呢？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当怎样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喜群众之所喜，怒群众之所怒，表达他们内心深处的真实思想和情感，回答时代所提出的各种新的问题呢？怎样深刻地反映我国人民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斗争，勇敢地揭露这一斗争进程中的各种矛盾，激励人民同心同德地夺取“新长征”的胜利呢？为了实现这样的任务，我们首先要清除基地，扫清道路，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思想流毒和帮派残余，大力革除妨碍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各种旧思想、旧作风，特别是群众深恶痛绝的官僚主义作风。我们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其中包括对任何个人的迷信。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就是反对个人迷信的。因为个人迷信和科学社会主义，和人民创造历史的思想，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绝对不能相容。迷信和正确的信仰完全是两回事。人民根据他们自己的切身经验和感情，信仰和爱戴自己的领袖，是合情合理的，决不是什么迷信。我们应该珍惜和尊重这种情感。至于林彪、“四人帮”大搞“个人迷信”，他们并不是真正爱戴和信仰毛主席，只不过是欺骗群众、蛊惑群众，制造对他们自己的个人迷信，以便他们篡党夺权的一种最险恶的阴谋手段罢了。

我们党粉碎了“四人帮”以后，正在大力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提倡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发扬人民民主，健全社会主义的法制，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将它列入宪法，作为人民基本权利之一。天安门事件得到了平反，伟大的“四五”运动被公认为五四运动在我国历史曲折的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文艺黑线”论被推倒了。许多冤案、错案、假案得到了纠正和昭雪。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都正在恢复和发扬。正气正得到伸张，邪气正在被压倒。我们

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正在蒸蒸日上。革命的外交路线取得了伟大的成功。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和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是世界的大事。中外经济技术合作和科学文化交流的大门，已经打开。所有这些，都为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的发展繁荣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我们的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这是一个根本的方向，是我们必须坚持、不能动摇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样为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工农兵群众服务呢？是简单背诵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呢，还是根据新的时代特点，新的实际情况来认识它，运用它和发展它呢？必须看到我们今天的情况，不但和延安时期，而且和建国初期都大不相同了。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空前巨大的变化。我们经历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变革，经历了社会主义时期的各种复杂曲折的异常激烈的斗争，经历了胜利和前进的喜悦，也经历了挫败和倒退的痛苦。我们的文艺作品怎样正确地而又有力地来反映这些呢？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我们的服务对象，工农兵和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群众的思想政治觉悟和识别能力都空前地提高了。许多青年工人、学生、解放军战士和革命干部，在伟大的“四五”运动中演了最活跃的光荣的角色。革命知识分子作为脑力劳动者是和体力劳动者并肩作战的战友，已成为整个劳动人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服务对象的变化是多么大呵。我们的文艺作品怎样才能真实地表达所有这些服务对象的新的思想和情绪，满足他们不断增长的精神需要呢？我们的文艺为之服务的对象，同时也开始成为我们文艺的主体。当我们的文艺真正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

文化的工农兵群众和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的时候，就真正称得起是社会主义的文艺了。

全国解放以前，是民主革命时期。那时为工农兵服务，就是为抗战服务，为解放战争服务，为民族民主革命服务。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我们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主要的就不是为民族民主革命服务，而是为社会主义服务了。当然，三十年代以来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从广义上说，也是社会主义文艺，因为它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只是那时文艺描写的对象是民族民主的斗争，社会主义只是作为一种思想体系、一种理想照耀我们前进的道路，而开国以后，社会主义已经不只是理想，而是逐步成为活生生的现实了。反映社会主义的现实就成了当前文学艺术的首要任务。

要表现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首先要正确地认识社会主义，积极投入社会主义斗争中去体验它、观察它、思索它，熟悉和描写各种新人新事。这比之表现民主革命，要困难得多，复杂得多。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胜利地领导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并且正确地总结了它的经验。实践已经证明这些经验是正确的，有些经验并具有世界的意义。许多作者亲身经历了这一革命的胜利过程。但表现社会主义就不同了。虽然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也为我们制定了社会主义时期的总路线，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也已经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绩，但社会主义还在进行的过程当中，有正确的和成功的经验，也有错误的和失败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四人帮”及其同伙的干扰破坏，我们社会主义的事业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因此，如何正确地认识社会主义，就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现在国际国内形势确实很好，前途是光明的。但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也是非常之多的，生活中有不少令人痛心的消极的现象。有些人就在这种现象面前，产生了对社会主义前途的忧虑和怀疑。为什么中国会出现林彪、“四人帮”？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速度还不如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经常受到破坏？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能不能战胜，什么时候才能战胜资本主义？类似这样的一连串的问题，在一些人们，特别是青年人的头脑中盘旋。我们的文学艺术不应该回避这些问题，而应该正确地来回答这些问题，帮助人们正确地、从历史的发展中来观察和认识社会主义，克服各种糊涂观念和不健康的情绪。比较是研究问题的一个良好的方法。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不要只看到它的今天，而要看到它的过去和未来。

如果说资本主义社会，从诞生到现在，已经经历了六、七百年的时间，其间经历了无数的纷争和多次的复辟，但终究没有退回到黑暗的中世纪去。历史是曲折前进的，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有一时的、局部的后退，但总的的趋势是滚滚向前，无可阻挡的。从人类历史上出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到现在还只有六、七十年的时间，比之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连十分之一的时间还不到。在这个时间内，出现过从整个历史看来是一时的倒退现象。世界革命的潮流，社会主义潮流是谁也阻挡不了的。我们是历史的乐观主义者，没有任何理由要悲观。但是我们如果只从光明的方面来看问题，看不到困难，看不到可能遇到的曲折和后退，看不到社会主义社会中也有阴暗面；看不到在象中国这样一个原来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封建专制主义的传统、官僚主义的习气和小生产者的习惯势力

都根深蒂固，在这样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将会遇到多么巨大的困难，经受多么巨大的痛苦，要付出多么巨大的努力和牺牲；看不到二十多年来，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教训是深刻的，沉重的；如果看不到这些，盲目乐观，那也是不对的。我们决不能把搞社会主义看成轻而易举的事。我们要有勇气正视困难，克服困难，而不是在困难面前唉声叹气，无所作为。我们也要有勇气正视错误，改正错误，而不是掩盖错误，文过饰非。我们不是空想的感伤的社会主义者，而是科学社会主义者。我们要实事求是，要作敢于正视现实的革命现实主义者。

我们的作家要正确地表现社会主义的现实，就要认真地、全面地研究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也要研究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文学运动的历史经验。《国际歌》是第一首伟大的无产阶级歌曲，但社会主义文学运动却是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之后才开始的。一九〇五年以后，列宁写了《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高尔基写了《母亲》，这是社会主义文学的奠基石。从那时到现在，还不到一百年，而资本主义文学艺术却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历史，虽然它已经趋向没落，比起社会主义文学来，是正在衰亡着的东西，但它所积累的艺术经验和它所达到的熟练程度，在某些方面来说，要比无产阶级文艺更丰富，更高明。它们中间的一些具有进步内容的作品以及它们的某些艺术技巧，也还有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地方。

我国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是世界无产阶级文学的一翼。它是在我们党领导之下发展起来的。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为指导，以十月革命的苏联文学为榜样，是密切地配合我国当时的革命斗争的。它们引导许多对现实不满，倾向进步的青年走

向革命，这是真正革命的文学。美国称他们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是“红色的三十年代”，台湾当局曾把某些暴露当地黑暗的所谓“乡土文学”称为“三十年代文学的幽灵”，可见“三十年代”是一个代表革命而不是代表反动的名词。林彪、“四人帮”诬蔑“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运动，只能证明他们自己的反动。我国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运动是以伟大的鲁迅为盟主，为旗帜的。毛主席早在《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鲁迅给予了崇高的评价，并对三十年代的革命文艺作了正确的估计，既充分肯定它的成绩，又指出了它的错误、缺点。我们不要怕人家批评“三十年代”，那时我们有过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倾向，不同程度地受过党内错误路线的影响。因为当时正值革命大转折的时期，左翼文学还处于幼年时代，有缺点、错误是难以避免的。但是文学毕竟是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而不只是某一政治路线的传声筒，虽然有一些作家的创作不能不受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政治路线的影响，不管这种路线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但更多地还是反映作家自己头脑中的世界观和艺术观。他们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不能完全归咎于错误路线，因而也不能把任何错误都提到路线的高度。

林彪、“四人帮”诬蔑从三十年代到开国十七年的革命文艺贯穿一条所谓“文艺黑线”，而且“又粗又长”，是“文艺黑线专政”。这种种诬蔑诽谤之词，早已被文艺界同志们批驳得体无完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十七年中并不存在一条什么“文艺黑线”，已被实践所证明。开国十七年，我们的文艺工作一直是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领导之下进行的，我们是努力执行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文艺路线的，虽然在工作中也犯过这样那样的

错误，有过“左”的或右的偏差。但是我们从没有执行过一条与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文艺路线相对立的路线。三十年代，我们党内发生了错误路线，文艺也不能不受到一定的影响。我们党就是在不断地经受正确和错误路线斗争的艰难过程中发展和前进的。文艺战线也是这样。承认文艺工作某些时候受过错误路线的影响又有什么奇怪呢？

林彪、“四人帮”及其同谋者，打着“文化大革命”的旗帜，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推行了一条极其反动的封建法西斯的文化专制主义的路线。但那也只是一时的乌云，现在乌云已经驱散，阳光开始重回大地了。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按照历史的真实情况来研究和总结我们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以帮助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学艺术更好地前进。

要正确表现社会主义新时期的生活和斗争，最要紧的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要积极地投身到为实现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总任务，为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去，观察、体验和描写这场火热的轰轰烈烈的斗争。这是一个伟大的群众运动，又是一场科学、技术的伟大革命。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既要继续深入群众，又要和群众一起学习新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以便获得新的科学知识来描写人民的新的生活实践，新的智慧和毅力。只有投身于这种新的社会实践中，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艺才能获得新的内容和新的技巧，使我们的文艺焕发新的光彩。艺术和科学相得益彰，这是四个现代化对革命文艺的要求，是社会主义新时期文艺的需要，这也是共产主义文艺的理想。当然，文艺为新时期总任务服务，为四个现代化服务，并不是要我们去直接描写科学技术，而是要描写新时期人们思想感情的新变化、新风貌，新的生活和新的斗争。同时，文艺的题材还是多样化的，